

XIAYIGESHISHUI

悬疑侦探小说



下一个是谁

这是一部以独特视觉，描写鲜为人知的女法医生活的悬疑侦探小说
一场聚会变成命运的漩涡，将一群好友卷入可怕的劫难……

周淑兰 宋忠明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杀人的软件游戏，变态的心理狂魔，温情背后，掩藏着怎样的罪恶？

是风流画家爱极生恨？是狂妄富翁设下迷局？

还是心理大师伪善行凶？

悬念迭起，疑团丛生，谁是下一个心魔的祭品？



下一个是谁

悬疑侦探小说

XIAYIGESHISHUI

周淑兰 宋忠明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下一个是谁/周淑兰, 宋忠明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7-5438-6428-3

I. 下… II. ①周…②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0054 号

下一个是谁

周淑兰 宋忠明 著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 李蔚然 龙妍洁妮

装 帧 设 计: 木鱼书籍设计

版 式 制 作: 北京大汉方圆图文设计制作中心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30000

书 号: ISBN 978-7-5438-6428-3

定 价: 30.00 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故事梗概

某海滨绿岛市接连发生命案，一时间全城人心惶惶。市委领导限期破案，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面临巨大的压力：如何缉拿诡秘魔影？谁又会是下一个受害者？！

狡猾的蒙面魔影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他频频变换作案手段，用各种老练的手法伪装现场，与警方周旋，一次次把侦破工作引入歧途。

爱岗敬业的女法医舒白玫凭着精湛的专业技能和高度的责任心，娴熟地运用大量高科技破案技术，和刑侦队长黎明剑紧密配合，一次次识破了凶手的阴谋，及时矫正侦查方向，使杀人狂魔终于落入法网。

女法医工作出色，家庭生活却烦恼不断。她是唐山大地震存活下来的孤儿，被父母的好友收养，与养父母的独子、外科医生欧阳鹏恋爱结婚。

女法医的丈夫、外科医生欧阳鹏，因妻子特殊职业的关系，造成心理和生理障碍，他戴了十年“模范丈夫”的面具，却是一桩“无性婚姻”的受难者。他怀疑妻子对自己的冷落，是她身边的男人画家和心理医生在捣鬼，便开始了一次次的“爱情保卫战”，甚至派出“爱情黑客”盯梢考验妻子的忠贞，被女法医识破后，他恼羞成怒，干脆派了一个心理变态的男子，去恫吓妻子，让她再次惊魂。

为了夺回妻子的心，心理畸变的丈夫玩起了死亡与爱情的游戏。力图通过一次次高智商“谋杀计划”的实施，与法医妻子展开智力竞赛。当女法医利用精湛的专业本领，一次次破案，终于意识到，自己温文尔雅的丈夫就是那个连环杀人恶魔时，一场情与法、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开始了。最后，她大义灭亲，不徇私情，终于用铁的证据，亲手把自己的

下一个是谁



丈夫送上了法庭……

然而，就在她丈夫低头认罪之际，又有一个自首者来到法庭，供诉自己知道谁是真正的凶手“孔雀”，到底谁是真凶孔雀？又是一番周折，真相令所有的人意想不到，令人无比震撼！

为了理想和事业，女法医舍小家保大家，为了正义和良知，她牺牲了个人幸福，捍卫了法律的尊严。此书告诉善良的人们：在看似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却有震撼人心的奉献和牺牲。

悬疑侦探小说

XIANYIGESHISHUI

下一个是谁

002



第一章 绿岛魔影

北方干旱的初春。这是个荒芜的季节，这也是个骚动的季节，各种阴郁残暴的念头膨胀，破土而出。在这春天的美景中，绿岛人的日子将被一个隐形连环杀手变成一连串噩梦，整个城市尖叫起来。

入夜时分，满街的霓虹灯灿然开放，一幢幢摩天大楼如群居的怪兽，镇压着沉沉夜色。街道上的树木仿佛被大海施加了巫术，在夜景上剪出颤动的阴影。

此时，一辆红色出租车像疯了的马匹一样，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横冲直撞。车里一个穿着黑风衣的男子用刀抵住司机的脖子，凶狠地说：“你要是敢骗我，我就让你脑袋开花！”

“求你别杀我，我一定帮你找到他……”吓破了胆的司机连声求饶，方向盘再次失控，差点撞上一辆白色别克轿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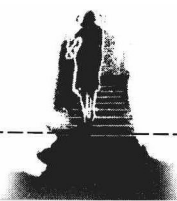
“他到底在哪里？”黑衣人机警地望望窗外，路灯和车灯在车窗上掠过，映出了他满脸的凶气。

“可能、可能在红玫瑰迪厅……”司机带着哭腔，结结巴巴地回答。

“立刻去红玫瑰迪厅！”黑衣人命令道。司机一迭声答应着，闯过红灯，直奔玫瑰大街而去。

红玫瑰迪厅停满了高级轿车，落地玻璃门前的青年侍者全穿红衣戴白手套，毕恭毕敬地为客人开关门，伸出雪白的手套护住客人的脑袋，这种花钱买到的呵护带有一种浓烈的商业味道。

迪厅里的音乐震耳欲聋，从玻璃门里滚动到大街上。这里挤满了前来寻欢作乐的年轻人，他们吞食摇头丸后，精神高度亢奋，男男女女围



着一个音箱，越围越近，好像要钻进去一样，口里唱着怪异的歌谣。

“宝贝宝贝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你是天上的乌鸦飞呀飞，我是地上的小狗追呀追——”

他们不由自主地摇着头，拼命地蹦拼命地“嗨”，已处于疯狂状态。

黑衣人把刀藏到风衣口袋里，跳下出租车快步走上台阶，绕开侍者，躲到大理石门柱的后面，寻找着猎物。一个红衣侍者发现了他的异常，走过来让他出示门票，黑衣人说自己不跳舞而是来找人。侍者问他找什么人，他表情阴沉地说：“一个背牛津包的人。”他边说边掏出300元钱塞进了侍者的手里，等侍者反应过来，他已经进了迪厅。

满脸杀气的黑衣人一进门，目光就向蹦迪的人搜索过去。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走过来，向他推销摇头丸。“先生，来两粒吧！这东西吃下去，一会儿你就变成神仙了。”黑衣人乘机问道：“喂，你见到一个背牛津包的人没有？”

“他呀，刚买了我两粒摇头丸，现在肯定在卫生间里等着来劲呢！”

黑衣人没等他说完已转身走开，他冷着脸穿过疯狂的人群，在灯光幽暗空无一人的走廊里掏出匕首，向卫生间摸索过去。

黑衣人躲在红玫瑰迪厅卫生间的门口，鬼鬼祟祟向里面打量，有一个人站在黑色大理石台面洗洗手，又用梳子沾水梳头，身上却没背牛津包。他耐心地等着那个像雄鸟一样爱美的男人走出来，才闪身走进去。

黑衣人拿着匕首，盯住了一排五六个马桶间，却不知道到底哪个里面有人，一时有些犹豫不决。

黑衣人从第一个马桶间开始搜索，他叩叩第一个门，里面没有声音。他又叩第二间，里面仍没有声音。当他叩到第六间时，里面传来干咳声。

在第六个马桶间里，一个穿了休闲服的中年男子，背着一个牛津包，坐在马桶上，他就是黑衣人寻找的猎物。

黑衣人压低声音说：“朋友，要摇头丸吗？”

中年男子回答说：“不要，我已经有了。”

黑衣人用命令的口吻说道：“你马上出来一下，外面有人找——”

此时，又有一个人走进卫生间，黑衣人忙隐身在门后，把匕首藏起



来。进来的人进了一个马桶间。

中年人打开马桶间的门走出来，漫不经心地问：“谁找我？”他看看四处没人，突然害怕起来，快步往门外走去。

黑衣人从门后闪出来，阴阳怪气地说：“朋友，请慢走！”

中年男子收住脚步，回头看到陌生而满脸杀气的黑衣人不由得受了惊吓，面色大变，浑身发抖，连声说：“我……我不认识你——”

黑衣人凑到他的跟前，“哎，再买两粒吧，今晚我的生意不好。”

他边说边把一只手搭在中年人的肩上，老朋友似的拍拍他，另一只手扯住了他背上的牛津包。中年男子尖声叫道：“你干什么？！”他的背包是像小学生一样挎过头背在肩上的，黑衣人没有扯下来，反而被他推了一个趔趄。黑衣人凑到他的跟前，匕首逼在他的脖子上，厉声命令道：“把血样交出来！”

华侨饭店的大厅金碧辉煌，螺旋形楼梯装饰着彩灯和鲜花，舞池旁雅座上烛光闪闪，轻柔的音乐飘荡着，在人的心里游走。大厅圆顶上投下来的绚丽光柱，在红色大理石地面上缓缓旋转，把这里变成了万花筒，让人目眩神迷。

一场同乡酒会正在这座四星级的高档酒店里举办。没有人能够预见到，这个喜庆的夜晚包藏着一场灾难。那些闪闪烁烁的火烛，将把几个同乡好友的命运引向黑暗的深渊。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今天咱们同乡欢聚一堂，得感谢心理医生顾道录先生用招魂术把大家聚在一起。平日里大家一个个孤魂野鬼，分散在绿岛这个国际化的都市里，做漂流一族……”画家苏畅潇洒地主持这个酒会。他身穿名牌牛仔装，一幅酷酷的形象，好像刚刚从时尚杂志的封面上走下来。他动听的男中音极有磁性，他常用这副好嗓子招来女模特，无偿为他提供青春玉体，任他在画布上丑化。

“你们都是社会各界的‘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但大家心理上还是孤独的，需要爱情和友情。顾博士最关注大家的灵魂饥渴，愿通过今天的同乡聚会，大家彼此熟悉，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相互关照相互拥抱，我说错了，是相互搀扶。我提议：为在异乡的相聚而干杯！”

心理医生顾道录站在画家身边，彬彬有礼地向大家点头微笑致意。顾道录的长相十分有趣，扁扁的脸上一对刀割般的小眼睛，肉肉的鼻



子，扁形的嘴，笑起来就像一支棒棒糖般可爱。他的心理门诊因此非常兴隆。

“苏畅，你先别急着喝酒，我来介绍大家互相认识一下。”顾道录笑着说，“这位是画家、《绿岛晚报》的记者苏畅——才子加浪子，女士们可要提防他。他最能恶搞，上次朋友聚会，咱们的大才子拿来了脱毛剂，在女士们的裘皮大衣上一阵狂喷猛洒，结果如何，大家可想而知啦！”

人们喷笑，外科医生欧阳鹏露出不屑的神情，好像苏畅只是他用手术刀割下的一个无用的肉瘤。不过，他发现自己的妻子舒白玫却向画家投去一个特别的眼神，心中不由得紧张起来。顾道录接下来就介绍到他和她妻子的头上，他仔细地倾听，似乎想听出什么弦外之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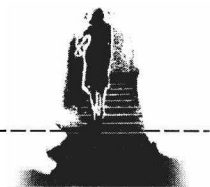
“这位是咱们这座城市的铁警卫士舒白玫女士，她从事的是神圣而又神秘的法医工作。她最近当选为2008年度‘感动绿岛十大新闻人物’。这位是她的丈夫欧阳鹏博士、咱们绿岛医学界赫赫有名的一把‘神刀’……”

欧阳鹏举杯向大家致意，“很高兴认识这么多同乡，可我不希望在手术台上见到你们。”大家再次喷笑。

欧阳鹏这种男人就像上帝送给女人的一种特别礼物，让她们一见倾心。今天他穿了一身带暗花织纹的笔挺西装，雪白的衬衣，露出清洁光滑的颈部，脸上的线条显出一种少见的尊贵。他的妻子舒白玫爱用一种水果——香蕉来形容他，当你坐到他身边，你就会变成香蕉，很容易被他剥去戒备和偏见，被他的魅力俘虏。

暗恋着欧阳鹏的女护士陶婉，正用眼睛的吸管搭在外科医生的脸上，贪婪地享受着他身上散发出的无限魅力，心中像吸了大麻一样兴奋。陶婉今天刻意打扮过了，她涂了深绿色的眼圈，嘴唇乌紫，酒红色的长发笔直地垂下来遮住了一只眼睛，只剩下另一只，鬼影瞳瞳地盯住外科医生，对身旁的路青说：“欧阳医生那可是真正的绅士，我们医院的人都管他叫‘极品烟’。”路青问什么叫极品烟？她骄傲地说：“人中极品呗！”

路青轻拍了一下她的手背，窃窃地问：“奇怪，顾道录的父亲当年是造反派，没少批斗欧阳鹏的父亲欧阳浩然，给他带上反动医学权威的高帽子——听说两家有仇哇！怎么欧阳鹏还来参加聚会？”



顾道录注意到他俩在嘀嘀咕咕，接着介绍道：“这位潇洒的男士是民间事务调查所的探长路青先生，他是著名的私家侦探、当代福尔摩斯，大家有什么破不了的案子都可以找他。”

路青向大家拱手道：“过奖，过奖！我只能屈居福尔摩斯第二，嘻嘻，第二而已。”陶婉娇声叫道：“顾医生——”她调皮地示意他向大家介绍自己。顾道录忙说，“这位是陶小姐。”

“顾医生，您怎么虐待我？不介绍我的职务，就一个陶小姐，好像我是洗头房的小阿妹？”

“瞧你，伶牙俐齿的就像一把手术刀，谁敢虐待你？这位陶小姐是欧阳博士出色的女助手，这样介绍你可满意？”

陶婉向欧阳鹏飞了一个媚眼，“这还差不多，请大家多多关照。”苏畅说：“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让大家都生病啊？”

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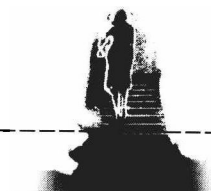
入夜，绿岛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值班室里灯火通明。刑警小刘正在电脑前查资料，急促的电话铃声把他吓了一跳，接听后表情立刻紧张起来。

传真机输出一纸《通缉令》。小刘边看边抓起电话。

“黎支队长吗？我是小刘。省厅刚刚发来一个内部传真，通缉那个杀死十多个人的黑衣连环杀手。据‘线人’的可靠消息，这个家伙目前已逃到我们绿岛，省厅通报咱们大力协查，抓捕犯罪嫌疑人。”

黎明剑刚从外地押解一批黑社会犯罪团伙嫌疑人回来，累得要命，可是不敢怠慢。放下电话他迅速走到电脑前，在公安内部网上调出黑衣连环杀手的资料，越看心中越紧张。这个杀人狂魔自去年以来，以黑龙江为起点，途经吉林、辽宁、河北、山东等八个省十几个市，不到一年时间已有15个和他素昧平生、无冤无仇的鲜活生命成了冤魂。他集盗、骗、抢、杀于一身，采用一系列周密的高智商反侦查战术，其杀人之多，危害之大，案情之曲折复杂，侦破之艰难，实属罕见。他在哪里出现，哪里就呈现出死亡的血光之灾。

这起案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防范和侦破难度最大的特大系列命案，如不迅速侦破，案犯随时可能继续作案。公安部紧急通报全国公安机关互通信息，总体作战，要求案发地区公安厅局迅速成立重案组重拳出



击，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侦破此案。

黎明剑觉得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有一种临战前的亢奋。

华侨饭店里的气氛越来越热烈，人们已经开始在自助餐台上选择美味佳肴。苏畅一杯接一杯地喝酒，眼光一直追踪着女法医和她的丈夫。他想借酒壮胆，公开自己的爱情，这个机会他已经等待许久了。

舒白玫和欧阳鹏在自助餐台前取食品，舒白玫一个劲地往丈夫端的不锈钢盘子里夹东西。浪子苏畅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端着酒杯，脚步蹒跚地向他们走过去，故意不理外科医生，用初恋情人的口吻说：“白玫，多年过去，你还是那么漂亮。”

舒白玫宽容地一笑，“你呢，还是那个狂热分子，口无遮拦。”苏畅挑衅地看着欧阳鹏，“你不公平，总拿我的短处去比欧阳的长处。热情如火有什么不好？你守着欧阳这么一块冷冰冰的大理石，难道就不怕冻僵了？”舒白玫担心地看看丈夫，嗔怪道：“苏畅，你又喝多了。”

苏畅意味深长地说：“不，不是酒，和从前一样，我一看到你就会醉。”

舒白玫有点发窘，急促地说：“苏畅，拜托你别说醉话了，也不看看今天是什么场合？”苏畅更加亢奋，潇洒地做了一个手势，大声说：“我就想找这么一个大场合，向人们宣布我对你的爱情。爱像杀人重罪一样无法掩藏，我没办法不说出来。”

正在餐台上取食的同乡们不由围上来观看，陶婉兴奋地眨动着带了假睫毛的眼睛，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舒白玫挽住丈夫说：“我们走，让他一个人演小品吧！”两人端着食物要走，苏畅却挡住他们的去路。

“欧阳，你给我听好啦，当年你从我手中夺去了白玫，今天我对着这杯酒发誓：我要把白玫夺回来，她本来就应该属于我。”

欧阳鹏像看怪物一样轻蔑地望着他，冷冷地说：“苏畅，爱不是一厢情愿，你这个情场恶少连这个道理也不明白？如果白玫真的爱你，你也用不着从我手里夺，更用不着这么当众喧哗。对不对？”他对着周围的同乡们微微一笑，表现出绅士风度和胜利者的轻松。

苏畅冲动地叫道：“欧阳鹏，你当年是乘人之危，欺负白玫是无父无母的孤儿，硬逼着她对你们欧阳家报恩，你们家是利用白玫年少无知，骗得她以身相许。”



舒白玫生气地叫道：“苏畅，你有完没完？顾大夫、顾大夫——”她喊在大厅另一端的顾道录前来解围。

顾道录拨开人群急匆匆地走过来，“苏畅，你又喝多了！路青，你陪他到房间里休息一下！”路青忙过来把苏畅拉走。他一边走还一边嚷嚷：“我要解救白玫！白玫，你早晚会明白……”

顾道录把手放到外科医生的肩膀上说：“苏畅这个人一向有口无心，你别生气。”

欧阳鹏拨开他的手，冷冷地质问道：“这恐怕是你预先安排导演的吧？我可以不计较苏畅，可这笔账，我要和你算一算！顾道录，为了今天这个场合，你是颇费了心机呀！”舒白玫忙制止他，“欧阳，你说什么哪？！”顾道录一怔，连声说：“欧阳，你误会了。”

“我误会，你召集同乡会的动机是什么？别人不知道，我最清楚，你就是想对我进行讨伐和围攻吧？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舒白玫焦急地打断他的话，“欧阳，你少说两句吧。顾兄是什么人，我最清楚。”

顾道录多肉的脸化成一堆糖，朗声说道：“好吧。今天，咱们同乡都在场，我代表我父亲向你们欧阳家郑重道歉。为了表达我的诚意和对你的信任，我邀请你做我父亲的主治医生，请你为他做胸外科手术。”

欧阳鹏和舒白玫都怔住了。

众人一片哗然，目光全集中在外科医生的身上。欧阳鹏的表情有些茫然。舒白玫惊讶地说：“顾兄，你……你再考虑考虑吧！”

顾道录恳切地说：“不，我信任欧阳大夫的医术，更信任他的人品和胸怀。”

众人都等着看欧阳鹏如何回答，欧阳鹏的表情无比尴尬，舒白玫紧张地拉住丈夫的手。顾道录真挚地说：“欧阳大夫，我由衷地希望老一辈的宿怨，不要在我们这一代再延续。请相信我的诚意，今天的各位同乡，就做我们化解隔代恩怨的证人，你说我有什么动机，这就是我的动机！”

欧阳鹏表情复杂地一言不发。舒白玫关切地推推丈夫，“欧阳，你说话呀！”

此时，欧阳鹏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他如获大赦，掏出来看看，开口道：“对不起，医院的值班医生给我发来信息，有一个急诊病人等着我去处理。不好意思，我先走一步了。”他彬彬有礼地向大家拱手道别，



匆匆离去。

舒白玫望着丈夫的背影消失在门口，心情十分复杂，她担忧地对顾道录说：“你为什么偏让欧阳鹏做这个手术？”

顾道录像兄长一样挽住她，走向一个桌子坐了下来。“这个死结总得解开。咱俩是好朋友，我不想让你总夹在中间为难。”

舒白玫担心地说：“可是，我怕欧阳鹏不答应做主刀医生。就算他答应了，会不会影响他技术的全面发挥？道录哥，我不想让顾大伯冒这个风险。”

顾道录像个长者一样笑了，“白玫，你放心吧。我是学心理学的，我对欧阳鹏有把握，他为了自己的名声，也会把这次手术做好的。”

舒白玫望着舞池里万花筒一样旋转的灯柱，目光迷离，心事重重。她突然觉得这里的音乐是如此的刺耳，冷冷的细针一样刺入她的周身。

餐桌上的人们开始交换名片，同乡们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升官发财的人都在攀比显富。

坐在舒白玫左边的一个胖子，绕球一样越过她，对她右边的人说：“哎呀，你都是处长啦？那可是实权派呀，以后有需要您办的事，找到您的门下可别不认识我这老乡。”

右边的人又越过她的头顶，大声说：“你老兄也不简单，环球酒业集团董事长。哎呀，环球可是咱们绿岛的利税大户，我们口袋里的工资，一元钱里就有你们环球酒业六毛钱呢！”

路青看到舒白玫神情落寞地坐在那埋头用餐，明显地受到了冷待，便主动和她搭讪道：“舒法医，你的名片怎么不发大伙一张啊？是怕我们有事求到你这大警官头上吧？”

舒白玫苦笑道：“我的工作用不着名片，死人是不会开口问我什么级别的！”陶婉恶意地尖叫起来：“哇！我说这儿空气怎么不新鲜？原来这里有摆弄死尸的，太恐怖了！你……你可别是刚从尸体解剖台上下来吧？”

桌上的人们立即有些骚动，像看怪物似的盯住舒白玫。顾道录呵斥道：“陶婉，你怎么说话呢？你也是学医的嘛！”

陶婉一甩酒红色长发，傲慢地说：“那可不一样。我们的病房和手术室全是无菌操作。可他们法医根本不准消毒，就地解剖。这还不说，我们的患者全是活人，他们摆弄的都是腐烂发臭死了多少天的尸体，太



不卫生了！”人们的脸色随着她的讲述全变了。

舒白玫窘迫地推推眼镜，沉声说：“对不起。有些人也许受不了我们干这一行的，怕沾上晦气！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们的工作虽然脏，可我身上不会带细菌，我的手也是用酒精消毒过的。”

陶婉又叫起来，“什么，光酒精消毒就完了？我们去传染病房都要穿隔离服才行呢！”

陶婉走到舒白玫身边，伸手招呼服务小姐，用手掩住鼻子，指着她用过的碟子和杯子，夸张地说：“你马上把这些碟子和杯子扔到垃圾箱里去，这上面不知道有多少细菌，比‘非典’病毒还可怕！”

服务小姐害怕地频频点头，“好的、好的。我马上扔掉。”她用餐巾纸垫着，拿起舒白玫用过的餐具，匆匆走开。

舒白玫再也忍受不住，起身离席而去。顾道录对陶婉叫道：“你太过分了。白玫——”他边喊边追了上去。

一个同乡说：“咳，这个舒白玫也真是的，这么漂亮的女人，干什么不好，专干这种扒拉死尸的差事？”

又一个说：“我当初从医学院毕业，让我去当法医，我高低不干。那工作就像殡仪馆的殡葬工，谁见了谁厌恶！”

路青有些同情地说：“舒白玫干这一行，可吃了大亏了。我们医学院毕业的同学，在医院干的，都成了主任医师、科主任、副院长，改行的也都当了官，成了政界的骨干。出国的呢，不用说，有了地位有了钱。就她这个当法医的，连个‘长’都不带，也不知道她图的是个啥？”

陶婉拿起一只小龙虾，边吃边说：“图出名呗。这个舒白玫呀，最虚荣了。为了成为新闻人物，平日里连家务都不管，全推给欧阳大夫一个人干，她出了名，她丈夫可受苦了。”

一个同乡故意道：“哎，陶婉，你是不是想取而代之呀？你今天可让舒白玫出了丑。”陶婉得意地扮个鬼脸，“这是舒白玫应得的惩罚！她冷落虐待丈夫，惹得欧阳大夫总是心情不好，动不动就冲我们这些护士发火撒气，让我们天天胆战心惊。我这叫一报还一报！”

大家又哄笑起来。

舞厅里乐声悠扬，同乡会的人们酒足饭饱之后，正在翩翩起舞，陶



婉在拉丁舞的旋律中，跳得狂放自如，路青看得眼花缭乱，管她叫“多爪红蜘蛛”。

陶婉一边跳，一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问路青道：“咦，怎么不见顾大夫？”路青说：“他在房间里照顾苏畅呢！那家伙喝得太多了。”

陶婉艳慕地说：“顾大夫真够大方的，他还包了房间？”路青说：“有些住在县市区的同乡，今晚就不回去了，顾大夫在一楼包了十多个房间呢！”

音乐像水珠一样倾泻在无人的走廊里。此时，一个年轻的女子从餐厅里出来，已经喝得半醉，脚步踉跄地走在地毯上，边走边掏钥匙。一个蒙面黑衣人悄悄尾随在她的身后。年轻女子在110房间门口站住，掏出钥匙打开门，跌跌撞撞地走进漆黑的房间。蒙面黑衣人紧紧跟着她进了门。

女人把电子钥匙插进取电孔，屋里顿时亮起来。她回身去关门，一下子看见了黑衣蒙面人，吓得尖叫起来。黑衣人伸出戴着白手套的手捂住了她的嘴，另一只手关上了房门。女人奋力反抗，黑衣人死死扼住她的喉咙。只是片刻，她就停止了挣扎。黑衣人把她拖到房间中央的地毯上，打开一个黑色的手提包，里面现出一排排锋利的刀刃。

黑衣人拿起一把刀，慢慢走近女人的尸体。门外传来同乡聚会激越的舞曲。他先是呆呆地看着地上的女人，随后，在舞曲的感染下，手脚不由自主有节奏地扭动起来。他围着尸体狂乱地舞动着，仿佛地上不是一个死人，而是一件战利品，令他无比兴奋。他舞到了床头的灯光控制台前，把大灯全关闭了，只留下了一盏幽暗的台灯。

灯光把他狂舞的身影，映照到对面的镜子里，这种景象仿佛刺激了他的神经，让他更加亢奋。他和镜中的人对舞着，好像在互相摹仿，又好像在互相搏斗。他不停地在长发掩映、紧闭双眼的年轻女子身上跨来跨去，犹如跨越一种障碍物，伴随着音乐的节奏不停地变换舞姿。在狂乱如抽搐手脚如痉挛的舞蹈中，他一只手不停地从黑皮包里取刀放刀，开始熟练地肢解着地上的女人。只是一瞬间，一个女人消失了，成为一块块没有生命的血肉、骨骼和白花花的脂肪。黑衣人抓起一只手臂，割下她的一缕长发，小心地放到她的手心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瓶血样，摆在了这只手臂旁。



激越的乐曲穿墙而入，地毯上缓缓流淌的血泊形成了一个猩红的旋涡。

清晨，绿岛市大多数人还在梦乡沉睡，家住近郊农村的环卫工人老刘头穿着橘黄色马甲扛着扫帚走过了最后一盏路灯，来到了郊外高速公路的桥上。他很讨厌这件鲜艳的马甲，人穿上它就像舞台上一只乔装的猴子。可据说为保障他们这些环卫工人的安全，就得穿这一身标志明显的工装。

这里的风很大，他缩着脖子扫过一段路到了一个拐弯处，突然发现路旁有一只高级旅行包，他心中一跳，觉得这是个好兆头。司机们在飞速前进中虽然经常抛下一些东西，可一只崭新的旅行包怎么会从车里掉下来，让他大费疑猜。

这是那种有密码锁的箱子，老刘头常常看到对面那位大款邻居手提着这种“爱迪达斯”牌高级大旅行包进进出出，坐火车和飞机周游全国，令他这个扫大道的羡慕不已。

他的心跳加快了，几步走过去拾起皮箱，觉得十分沉重。他用发抖的手费了半天劲才打开了那个旅行箱，里面用床单一层层不知包裹着什么。他迫不急待地打开包裹，顿时吓得魂飞魄散：看见了两条人腿和一个血肉模糊的人头，他只觉得双腿发酥，头皮发麻，一下子跌坐在地上，一声惊叫也活活闷在了心里……

不知过了多久，他才摇摇晃晃走下高架桥，打电话报警。

法医解剖室里，尸检台上摆着9块被肢解的碎尸，女法医舒白玫检验后，断定9段尸块源于同一女尸，死者身高约1.68米，年龄25岁左右，无生育史，死亡时间在12小时以内。

黎明剑一边等着舒白玫在电脑上打验尸报告，一边问：“白玫，你成了‘感动绿岛十大新闻人物’了，怎么不告诉我这个最亲密的敌人一声？”

他们是一对老搭档，十年工作上配合默契却又冲突不断，黎明剑戏称他们是最亲密的敌人，这句充满哲理的话让舒白玫心动又心酸。

她根据自己多年来办案经验得出一条结论：最亲密的人极有可能变成仇人。她害怕身边的这个“敌人”成为她的亲人，那就意味着她又将



失去他。她把这种担忧告诉了心理医生顾道录，这位兄长拍拍她的肩，惊讶地说：“白玫，你的心理出现了问题，抽时间我要好好给你诊断一下。”

“别提什么感动绿岛了，我连自己的婆婆都感动不了。”舒白玫把验尸报告打印出来，交给他，“她对记者说我忘恩负义，连个孙子都不给她生。”

舒白玫是唐山大地震幸存下来的孤儿，被父母的好友欧阳浩然一家收养。长大后与养父母的独生子欧阳鹏恋爱结婚，可两人婚后十年一直膝下无子，因此与婆婆的关系十分紧张。舒白玫也觉得自己有愧于两位慈祥的老人，这成为欧阳家的一块心病。

黎明剑仔细看着验尸报告，似乎有所发现。“这起碎尸案作案手段和通缉令上的那个家伙非常吻合，那个恶魔前身就是个兽医兼屠夫，肯定是他干的！”

舒白玫有些担忧地看看他，反驳道：“你这么快就下结论？依我看，这是一起跨区域抛尸案，现场痕迹物证很少，尸源也很难查清，第一现场不知在哪里？我看不是那个外地流窜杀人狂魔作案。”

舒白玫觉得黎明剑最近有些反常，可能因为新近丧妻感情上有了创伤，影响了他出色的判断力，因此好意地提醒他。可他却十分敏感地避开她怜悯的眼神，格外固执地说：“你凭什么说不是他？”他看着舒白玫小心地从死者的口腔里取出一个牙套。

“屠夫是不懂得人体生理解剖的。”舒白玫把牙套放好，“你看，从这些尸块的创面，也就是切割部位、边缘特征以及附着物上，就能判断出杀人和肢解的杀人工具以及犯罪嫌疑人的职业特征。这是侦破碎尸案的常识。”

黎明剑是干痕检出身，对现场勘查颇有一套，因此他和舒白玫常常会针锋相对。他从痕迹检验的角度对案情有一套看法，舒白玫从法医学角度看另有一套看法，他俩的这种“争嘴斗舌”就像吃饭时，舌头和牙齿的碰撞搅拌一样互相启发，互相激励，让他们把每一个案子都咀嚼成了铁案。老局长称他俩为“天生的一对”。

“那你说说凶手的职业？”

黎明剑定定地望着舒白玫那张像玫瑰花一样漂亮精致的面孔，仿佛想从上面看出答案来。他对舒白玫的感情非常微妙，连他自己也很难说

